

把所有精力倾注教育事业的儿子走了 退休后跟女儿住在郑州的两位老师有个心愿 拿出积攒多年的10万元退休金 用儿子的名字设立“助学金” “这样，我们能感受到他仍站在讲台上”

“又到教师节了，以前我教过的很多学生打来电话，他们都在焦作等着为我送节日祝福呢……”9月6日晚，晚报记者拨通叶含珍老人电话时，她正在为第二天的出行作着准备。

然而，第一句话刚说完，叶含珍老人突然沉默了很久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她才声音微微颤抖地说出了一句话：“想到这个节日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我和老伴想把这几年积攒的退休金拿出来，用儿子的名字设一个助学基金。这，这也算俺两口帮儿子为教育事业多尽一点心吧……”

记者 常亮
焦作晚报 记者 杨景鹏 冯新瑞



手拿一本书，说着什么的就是焦红光，这是他在焦作的赵固一矿指导生产。 资料图片

书房里，整齐摆放着儿子生前看的书、为学生批改的作业本

9月7日上午，叶含珍和老伴焦淑良回到焦作河南理工大学博士楼静苑小区的家中。

红苹果、紫葡萄、黄香蕉，遗像前，叶含珍老两口摆满了各种儿子生前最喜欢的水果。

走进书房，儿子生前看的书、为学生批改的

作业……一件件与教育相关的物品，都被老两口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
稍稍抬头，一张写着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”的大字看起来格外醒目。叶含珍说，这句话，就是儿子生前的座右铭。

“这是我们对儿子最好的支持”

焦红光走了。

他撇下的，不只是他最爱的学生和教育事业，还有他潜心钻研、刻苦攻坚的科研项目、工程实践……

“与其沉浸在悲痛中，不如去尽力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，帮助更多和儿子同一个专业的孩子们完成学业。”焦淑良说：“我和老伴决定拿出自己的10万元退休工资，在河南理工大学矿物加工系设立以焦红光名字命名的基金，帮助学生们在学业和生活上的困难，把他对学生的爱延续下去。”

“虽然我们两口只能靠退休工资攒钱，但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。”如今，已经跟随女儿将户口转到郑州的两位老人，平日里主要忙的事儿就是帮女儿看看孙女。但说起设立基金的事儿，每月只有2000多元退休工资的叶含珍语气坚定：“我和老伴每月加起来能领5000多块钱的工资，生活上节省点就行了，一定要把这个基金做下去。”

焦红光所在学院的领导获悉老两口想法之后，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，退休金还要用来养老，院领导曾委婉地劝老夫妻俩再等等。

焦红光的学生高艳阳听说这件事后，也劝慰他们等到老师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再一起商量，并希望用自己挣得的工资推动基金，不能花老两口的养老金。

然而，老两口对做基金的事情始终态度坚决。

“我们要做，这是我们对儿子最好的支持。有了这个基金，我们感觉儿子仍然站在他最喜欢的讲台上。”叶含珍说，每次想到这些，自己和老伴就觉得前面的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“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，老师的生命在学生身上延续，我们拿出退休金帮助我儿子的学生，这就是教师精神的最好延续！”

河南理工大学的好教授，父母心里的好儿子

老两口的儿子叫焦红光。

在百度输入“焦红光”3个字，会有这样的介绍：生前作为大学老师，他的事业称得上辉煌，他是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委员，河南理工大学一级特聘教授，河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矿物加工系教授，河南理工大学煤矿资源综合加工利用研究所副所长，河南省高校矿物加工与矿用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……

在父亲焦淑良心里，对焦红光有这样一

句评价：“他干工作很要强，要干，就一定要干最好！”

在母亲叶含珍嘴里，经常会这样夸奖儿子：“红光是煤炭高效洁净加工利用技术团队的带头人，就连我国矿物加工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矿业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清如也很欣赏他。”

然而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中，焦红光却在今年的5月16日，永远离开了大家。

焦红光出生在一个“教师世家”

“红光1992年从淮南矿业学院选矿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，刚开始在焦煤集团鑫珠春选煤厂工作，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相继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，7年前，他来到理工大学做了一名老师。”焦淑良说。

在他们眼里，焦红光仅仅是一名学有所成、术业有专攻的大学老师，但在焦红光的学生眼里，他是严厉的师长，更是困难之际能伸援手、困惑之时能答疑解惑的益友。

其实，与儿子焦红光一样，焦淑良和叶含珍老两口当年都是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工作狂。

焦淑良今年70岁，叶含珍69岁，两个人的祖籍都在安徽亳州。

20多岁的时候，风华正茂的焦淑良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，参加支援国家建设分到焦作矿务局王封区队做技术工作，师范院校毕业的叶含珍则在王封矿学校教语文，后来师资力量紧缺，焦淑良也来到该校教数学，成了一对教师夫妻。1994年，河南煤化永煤集团开了新矿后，已经50多岁的焦淑良和叶含珍，又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在刚建立的永夏煤区第一中学教学。直到1999年退休，两位老人从事教学已有30余年。

“其实，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教师。”每次提起教师这两个字眼，叶含珍的感触都特别深，“我们家是一个真正的教师世家，一家人都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。”

焦红光走了，他的心还留在三尺讲台上。

为焦红光送行的那天，殡仪馆内花圈堆放了好几层，哀悼的人们挤满了灵堂，到处都是学生对老师深深的眷恋和不舍……

为了缅怀这位最敬爱的老师，学生们在中国选煤论坛上发了多篇追忆恩师的悼词，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祭奠。

“老师在那里躺着，一动不动……这哪是整天东奔西走，为了学生，为了学科天天穿梭在高校、科研院所、选煤厂的老师啊；这哪是整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每天都要想

这想那睡不好觉的老师啊；这哪是那个周六晚上10点还会到自习室看我们有没有在学习，看不到人把我们叫过来臭骂一顿的老师啊；这哪是为了一个学生的就业，给用人单位打十几次电话，说各种好话的老师啊……”

“我们永远都无法忘记，直到老师去世前一天，他还念念不忘我们研究生答辩的事情；直到他生命结束前的4个小时，还依然为学生的学术科技创新的参赛作品做指导……”

线索提供 朱晓琳(稿费200元)